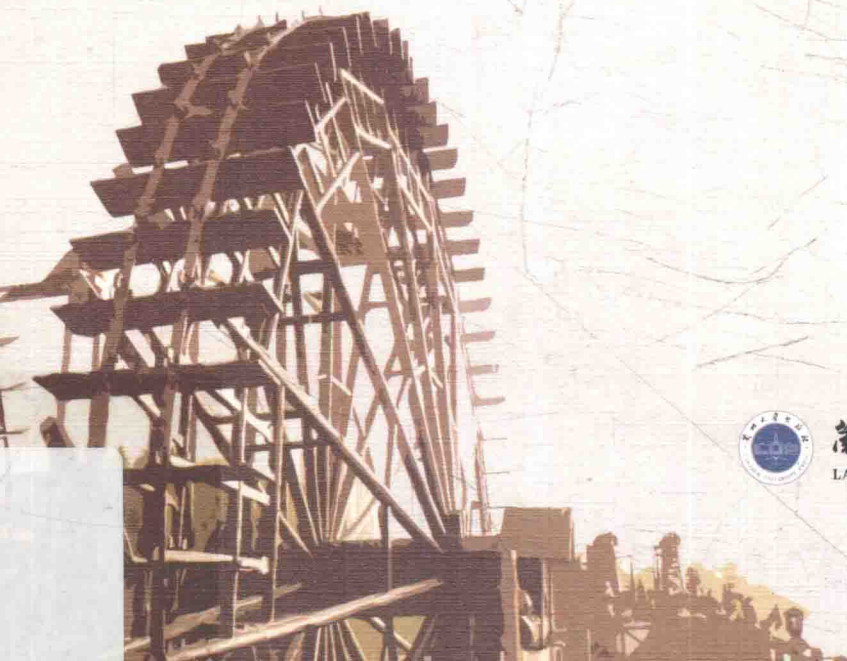


■ 重庆邮电大学人才引进基金项目资助出版

兰州方言 语法研究

Study on Grammar of Lanzhou Dialect

贾莹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重庆邮电大学人才引进基金项目资助出版

兰州方言 语法研究

Study on Grammar of Lanzhou Dialect

贾莹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兰州方言语法研究 / 贾莹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311-05059-7

I. ①兰… II. ①贾… III. ①西北方言—语法—方言研究—兰州 IV. ①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2334号

策划编辑 马媛聪

责任编辑 锁晓梅 马媛聪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兰州方言语法研究

作 者 贾莹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97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5059-7

定 价 32.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贾 莹

1985年生，籍贯兰州，重庆邮电大学人文教研部讲师。2008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2011年获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学位，201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语义和西北方言。

本书由重庆邮电大学人才引进基金项目资助出版。

序

我国学者的方言语法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此后半个多世纪都处于半休眠状态，许多领域（特别是句法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许多方言调查报告或方言志只是描写语音和词汇，对语法一笔带过，甚至完全没有语法的内容。直到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才开始重视方言中的语法现象，此后出现了一批描写方言语法的著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还是侧重于南方方言的语法研究，北方方言，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方言语法研究，尽管也出了一些成果，有的还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还是不够深入。

兰州是甘肃省省会，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中转站，至今仍是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枢纽之地。兰州方言（含语法）受到周边汉语方言的影响较大，还有少数民族语言的渗透，颇有特色，是一座方言宝库。然而，长期以来，兰州方言的研究相比于东南地区的一些方言研究，明显滞后。20世纪60年代，黄伯荣等人发表的《兰州方言概说》开始注意兰州方言的语法现象，但是基本只涉及词类问题；8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兰州方言语法的单篇论文，这些论文发现、解读了一些有趣的语法现象，但还是比较零星，更没有相关专著面世。贾莹的博士论文以兰州方言语法为研究对象，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现在她在博士论文《兰州方言语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此同名专著，即将付梓，作为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毫无疑问，我感到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下面说说我对贾莹这本著作的几点主要印象。

本书在写法上不同于一般的方言调查报告，并不是泛泛地、面面俱到地介绍兰州方言语法的一般情况，作者在给出了兰州方言的语法概貌之后，着力于挖掘兰州方言中比较有特色的语法现象。词法部分在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兰州方言的词类体系之后，重点讨论比较特殊的虚词现象，当然也涉及少量封闭类实词。例如，代词“这”“那”，框式介词“往……里”，表持续体的动态助词“的”（人们打的灯笼过来

了)、“上”(那脸红上走了)、“到”(一天就上到学了),还有可以表示近的过去、先时以及后时的时助词,等等。这些都与普通话的情况不一致,颇有特色。与词法现象相比,对有特色的句法现象的探讨更深入,内容更丰富,这里不再赘述。

该著作对兰州方言的研究,有不少独到之处,可以说既有新材料,又有新方法,还有新结论。就材料而言,尽管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能说地道的兰州话,但是在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她仍然做了大量田野调查,获得了根据录音等转写的13万字语料,为本研究提供了颇为扎实的语料基础。就方法而言,除了运用传统的语法研究方法外,作者采用刘丹青教授的《语法研究调查手册》(2008)的体系,辅以《方言语法调查问卷》(2003),对个别问题的讨论还借助了认知语法学的理论指导。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又引入表达范畴,即从语义的表达追踪句法音位的实现,等等。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前沿的方言语法研究平台。至于新的结论,则散见于本书主体部分的不少地方。例如,兰州方言的“了”,除了有普通话中的“了₁”“了₂”的用法,还有“了₃”的用法:经常处于动词性成分之间,充当状语标记,这个助词还可以进一步语法化为话题标记。兰州方言中的“把”字句的功能,以往的研究只是罗列出了大类,对一些小类没有进一步探索,因而对一些重要相关句式有疏漏,例如“把XV”句式,其中V是光杆形式,整个句式可以不表示处置义,这是颇有特色的用法。这样的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内容还不在少数。贾莹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且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结论大体上是可信的。可以说,通过这些工作,作者把兰州方言语法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这部著作还有一个突破点是:第一次专门讨论了兰州方言受藏语影响的情况,并初步得出了几条有价值的结论。例如,作者指出:在虚词方面,前缀“阿”和后缀“收”(借字音,本字待考)受到了藏语的影响,可能就是借自藏语的相似词缀。又如,兰州方言中动词后的虚词“给”,除了有与普通话类似的用法之外,还有很复杂的功能,譬如可以作动态助词,表示动作的结果。例如:

(普通话)早上起来,先把茶泡上。

(兰州话)早上起来,先把茶泡给。

而临近的藏语里表示自主完成的意思时,也使用一个来源于表动词“给”的意思的虚词“[taŋ]”。结合兰州的藏民和汉民在历史上长期、频繁的接触,甚至曾经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我们可以推测和判定兰州方言里“给”的这个用法受到了藏语的影响。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例证,说明兰州方言的其他某些虚词和句法现象(如语序)也受到了藏语的影响。其中,否定副词位置的比较很有意思:兰州方言中可以说“你给我章子不盖给”(你不给我盖章),作者认为这一结构形式可能受到了藏语里类似表达形式的影响。考察藏语影响的这些内容在本书中所占篇幅很少,

但是对于追溯西北地区乃至北方方言的某些语法现象的来源很有参考意义,因此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毋庸置疑,作为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兰州方言语法研究专著,此书称得上是考察兰州方言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同时又是一部精编之作。它的出版将推进兰银官话的研究,也能丰富我国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甚至对整个汉语语法研究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不懂藏语,贾莹研究藏语对兰州方言语法的影响时,我只是给了她基本的原则以及宏观上的思考和写作建议,后期也有一些文字上的加工,至于具体的对比、考察,则有幸得到了我尊敬的老师、著名藏语专家瞿霭堂教授的悉心指导与把关。作为贾莹的导师,我在此要对瞿老师深表谢意!

贾莹是一个做事认真、踏实而又勤快的人,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最后一批三年制的博士生,三年时间要做出合格的博士论文实属不易,但是她还是按时拿出了厚厚的、扎扎实实的一篇论文,三年内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贾莹毕业以后在重庆邮电大学就业,时常与我保持联系。前一段时间她说想出版这篇博士论文,并请我作序,尽管我原来希望她能对论文有更深入的加工、打磨后再出版,现在我拿到、读着此稿时仍然很为她感到高兴,当然也很乐意作序,于是就有了这篇文字。

希望贾莹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取得学术进步!

陈满华

2016年12月11日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词类及相关问题(上)	018
第一节 词类概述	018
第二节 指示词“这”“那”	024
第三节 特色副词	030
第二章 词类及相关问题(下)	042
第一节 介词	042
第二节 助词	051
第三节 语气词	073
第四节 复杂的兼类虚词“着”	090
第三章 句法专题研究(上)	107
第一节 句法概述	107
第二节 语序特征	110
第三节 兰州方言选择问句	124
第四节 从属小句	131
第四章 句法专题研究(下)	145
第一节 兰州方言“把”字句	145
第二节 兰州方言“给”字句	157
第三节 兰州方言助词“了”及其相关句式	172
第五章 几个常见的表达范畴	183
第一节 否定范畴	183
第二节 趋向范畴	190
第三节 焦点范畴	198

第六章 兰州方言语法受藏语影响的考察	209
第一节 兰州方言受藏语影响的可能性	209
第二节 相关研究概况	211
第三节 兰州方言受藏语影响的现象	212
第四节 其他相关现象的讨论	217
第五节 小结	218
结 语	220
参考文献	224
附录	241

绪 论

一、兰州概况

(一) 兰州地理概况

兰州地处东经 $102^{\circ}30'$ — $104^{\circ}30'$ 、北纬 $35^{\circ}5'$ — 38° 之间,处在中國大陸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是甘肃省省会、中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距西北其他省(自治区)的省会平均距离最近,辐射陕、甘、宁、青、新、藏等省区,交通便利。市区南北群山环抱,东西黄河穿流而过,平均海拔 1500 米,具有带状盆地城市的特征,地处黄河上游,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兰州现辖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红古 5 个区和永登、榆中、皋兰 3 个县,总面积 1.31 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 1649 平方公里^①。

(二) 兰州历史沿革

兰州,始建于西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 86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兰州一带属于陇西郡地。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为打通河西四郡的道路,在兰州西设令居塞驻军。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置金城郡。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 36 年)并金城郡于陇西郡。安帝永初四年(公元 110 年),西羌起义,金城郡地大部分被占,郡治也迁至襄武(今甘肃陇西县),十二年后又迁回。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因城南有皋兰山,改金城郡为兰州,始有兰州之名。唐代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兰州被吐蕃所占。大中二年(公元 848 年),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张义潮起义,收复陇右十一州地,兰州又归唐属,但此时的唐朝已衰落,无力西顾,不久兰州就被党项族占据。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复设兰州卫,康熙五年(公元 1666 年)陕甘分治,设甘肃行省,省会由巩昌(今陇西)迁至兰州。从此,兰州一直为甘肃的政治中心。乾隆二十九年(公元 1764 年)陕甘总督衙门移驻兰州,兰州自此成为控驭西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邓明,2009)。

^①兰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址:<http://www.lz.gansu.gov.cn/zjlz/lzgz/lzgz/>,2015 年 5 月。

兰州自古人口流动性大,一方面它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上的重要关卡,商队、使节、僧侣、边塞诗人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西往,使兰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要冲;另一方面历史上兰州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汉武帝至元,这里战乱频繁,人民不断迁徙,并先为鲜卑、吐蕃、党项占据,后又为西夏、金、宋所争夺。元末由于饥荒,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明清两代大规模屯田,山西等地居民大量迁入。同治光绪年间,回民起事,致使兰州西部城区十室九空。“七七事变”之后,国家工业重心转向战争后方,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难民涌入。新中国成立后,兰州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之一,汇集了东北、山东、河南、上海、北京等地的数十万建设者和科教人员(张文轩、莫超,2009)。

二、兰州方言概况

(一)兰州方言的声韵调

首次用现代音标记录兰州方言例字声韵的是瑞典学者高本汉。他以《切韵》音系为纲,调查、收集了包括北京、兰州等地在内的26个地区的例字读音,写成了《方言字汇》。张文轩(2006)指出,高氏的标音与今天的兰州音相比,有很多明显的差异之处,这与高氏个人以及发音人发读书音等因素有关,因此,这里不采用高氏所记兰州音。1963年,兰州大学中文系语音研究小组编写《兰州方言》一书,描写兰州方言的声韵调,符合兰州音的事实。2008年,张文轩、莫超编写《兰州方言词典》,在引论部分描述兰州方言语音情况,是目前最贴合语言事实的描写结果,由于本书不以语音为研究对象,故直接采用张文轩、莫超(2008)的体系。

1. 声母

兰州方言声母共25个,包括零声母在内。

p	p'	m	pf	pf'	f	v
t	t'	l	ts	ts'	s	z
tʂ	tʂ'	ʂ	ʐ	tʂ'	ʂ	
k	k'	x	ø			

说明:[pf]、[pf']这两个声母是唇齿清塞擦音,当声母[tʂ]、[tʂ']与合口呼韵母相拼时,声母即变成[pf]、[pf'];兰州方言[f]声母属字包括北京话[f]声母属字以及北京话[ʂ]声母的合口呼字;凡北京话[tʂ]、[tʂ']、[ʂ]、[ʐ]四声母的合口呼字在兰州方言中读作[pf]、[pf']、[f]、[v];[v]是唇齿浊擦音,凡北京话[ø]、[ʐ]声母合口呼字,在兰州方言中都拼[v]声母;[ɿ]声母有[ɿ]、[n]两个自由变体,一般读[ɿ];[z]声母是舌尖前浊擦音,只出现在两个音节中,即表示调皮、任性的□[zɿ⁵¹]和表示舒服、惬意的□[zɿ⁵¹]。

2. 韵母

兰州方言韵母共32个。

l	ɭ	ʋ	a	ɣ	ɛ	ei	ɔ	əu	an	ɔŋ	ən
i			ia		ie		iɔ	iəu	ian	iɔŋ	in
u			ua	uɣ	uɛ	uei		uəu	uan	uɔŋ	
y				ye					yan		yn

说明:[ʋ]韵母是舌面后不圆唇高元音,其属字与北京话[ɤ]韵母基本相同;兰州方言[ən]、[in]、[uəu]、[yn]属字包括北京话[ən]、[in]、[uəu]、[yn]、[əŋ]、[iŋ]、[uŋ]、[yŋ]八个韵母的属字;兰州方言没有儿化音,后缀“儿”是自成音节的,不是卷舌音,而是舌面后不圆唇高元音[ʋ]。

3. 声调

兰州方言共有四个声调:阴平 53、阳平 51、上声 44、去声 13。

另有轻声和变调:轻声一般出现在词组的最后一个或几个音节上,名词后缀、助词、方位词、动词补语等一般读轻声。关于变调,两个上声字组合,前字调值由 44 变成 51,同阳平调;去声与其他声调字组合,前面的去声字调值由 13 变成 11,即变成低平调。

(二) 兰州方言的词汇

词的形式系统中,兰州方言因为其语音特点中的 n、l 不分,以及前后鼻音混读等现象,形成异形同音词较普通话更多,普通话中的多音节词在兰州方言中多为单音节词;在构词法方面,兰州方言与普通话在表达相同词义时存在词序不同、构词成分不同或者词尾的有无和不同等现象;词的意义系统中,兰州方言词汇意义与普通话词汇意义之间存在着同义、包含、交叉、全异关系;除了词,兰州方言也有自己独特丰富的固定用语。

三、兰州方言语法研究综述

兰州方言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40 年代才陆续有学者记录描写兰州方言的语音和词汇,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才有了一些针对兰州方言语法现象的初步描写性文章。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文献来说,到目前为止,专门以兰州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内容涉及兰州方言语音的文章约有 20 篇,专著 1 本;内容涉及兰州方言词汇的文章约有 13 篇,专著 1 本;内容涉及兰州方言语法的文章约有 12 篇,尚未有专著面世。总体来说,针对兰州方言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下面就对已有的分词法研究、句法研究及综合研究做简要的介绍和阐述。同时,其他方言论著中有将兰州方言作为材料提及或讨论的也一并介绍。

(一) 词法研究

1. 助词的研究

(1) “上”“下”

何天祥(1987)具体讨论了兰州方言中的“上”“下”两个基本词汇,关注它们的

分布,在不同环境中的发音变化规律,由它们构成的固定词组以及在词组中所具有的语法意义和感情色彩。不过该文始终将“上”“下”放在一起对比,虽然指出动词之后的“上”与“下”都能表达动作的完成,但通篇都没有对“上”“下”除动词用法之外的其他用法做性质上的界定,只统称为非动词用法。

(2)“一个”

李炜(1988)考察兰州方言“一个”所具有的语法功能、分布特征、表达的意义以及它们的出现条件等。该文根据“一个”是否出现在判断句的名词性成分后将其分为两类,出现在判断句中的“一个₁”不表数量,仅表泛指,可以作为判断句的标志,其功能与判断句特征紧密相关。“一个₂”的适用范围没有“一个₁”广,“一个₂”一般流行于青年女性的口语中,只表示有限的几种语气。“一个₂”还成为切分兰州方言语气词的标准之一,但笔者发现用在判断句中的“一个”也有一定的语气功能,可以加强判断语气,而不仅仅只是泛指类的判断句标志。刘公望(1994)也考察句末语气词“一个”的种种用法,分析其来源并描述其使用范围的变化。

(3)“着”

张淑敏(1999)主要讨论了虚词“着”在兰州方言中的分布、功能和意义,首次观察到兰州方言中“着”的功能,并在近代汉语作品中寻找相应的证据证明兰州方言动补间的“着”与北京话的结构助词“得”同源。该文力图全面描写兰州方言中的虚词“着”,并归纳其功能小类。而笔者在对语料的进一步调查过程中发现,张淑敏的描述虽然基本能够得到语料支持,但也有遗漏之处,忽略了一些特殊现象。同时,该文对助词“着”的特殊用法没有再细分小类,都统一称作助词“着”。根据我们的考察,兰州方言“着”可以细分为时助词、体助词、结构助词、语气词四类,这也为本书的写作留下了空间。

(4)“们”

莫超(2004a)从实际语料出发,指出兰州方言“们”的用法的复杂性,进一步考察“们”的句法关系、语义关系,并且查阅了其他方言资料,发现“们”缀不仅在兰州及周边地区存在,还广泛分布在青海西宁,河北真城、满城等地。作者根据用法将“们”分为三类,从韵律、语用等方面考察“们”的共时特征,从元代文献考证“们”的历史来源,认为它是蒙化汉语在西北方言中的保留。该文首次在兰州方言词法领域运用“两个三角”的动态研究方法。莫超(2004b)还论及五个语法现象,其中两个与兰州方言有关,除前文所述的“们”外,关联助词“时”用于表示假设关系正是兰州方言所具有的语法特点。这两篇文章在描写的基础上,梳理了“们”“时”的历史源流,分析了它们的演变过程,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分析解释的参照点和可行性依据。

2. 词类研究

(1)词法

高葆泰(1984)从结构上将兰州方言叠音名词分为六式,重点考察描写它们的

词法特征,最后在结语部分简单阐述了每一个类型的句法功能。该文描述充分全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语料。何天祥(1984)关注兰州方言里能产性强的某些叠字结构,并根据其构成成分分为三类:重复名词、以形容词为中心的叠字结构、以副词为中心的叠字结构,从构成、意义、色彩运用等方面对其加以分析,观察每一类叠字结构的语法意义、重叠方式和限制,并做了多角度的分类描写。可以说,该文兰州方言词法部分的研究最为充分,可以直接为我们所用的就是重叠构词法。一虚(1994)论及包括兰州方言在内的甘肃方言词法现象,以普通话作参照,从甘肃方言语音的内部屈折、词的重叠和附加等词法方面对甘肃方言词法的一些特点做了系统的探讨。雒鹏(1997、2006)也论及兰州方言的词法。这些文章或选取一两个点来研究,或全面描写,所做的工作都是细致描写,归纳分类,以介绍为主,讨论为辅。

(2)代词

何天翔(1986)关注兰州方言里的两个第三人称代词,根据它们独用、并用以及其他名词、代词并用的情况分成三类,分别描写每一类用法,描写它们的文体色彩和语法功能,内容翔实。该文将主语之后紧跟着的第三人称代词形式“那”看作是主语的同位语,这种处理结果似不妥,还需要更进一步讨论。

(3)其他词类现象

龙果夫(1958)采用比较的方法,描写相同语言现象在几种不同方言中的变化,多次提到甘肃方言词类的特点,比如名词的类别几乎完全统一,所有类别词都被“个”完全排挤了;“们”可以加在集体意义的名词后面;系词“是”已经失去强调意义,加强意义由语尾“的”担任,“是”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从独立的词变成后附词;一些语助词失去功能变成语尾;代词加亲属称谓可以省略代词而在亲属称谓后加“的”;动词用作主语,有时可以用名词语尾“是”作为其构形成分;语尾“的”排挤表示状态的语尾“着”;经常利用动词“去”作为词素限定成分。此外,还讨论了语气词“哟”,助词“呢”,谓语句尾“着呢”等等。由于作者曾多次考察甘肃东干村落,所以揭示的特殊语法现象是符合实际的。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所举的甘肃方言例子,虽然有些与兰州方言用法相似,但毕竟存在内部的差异,比如使用频率、使用场合,以及具体用法和功能等。作者所揭示的甘肃方言现象能够为兰州方言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佐证,但是该书毕竟不是专门以兰州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作者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认识不一定是大家所能接受的。

(二)句法研究

目前对于兰州方言句法的研究只局限在一些特殊句式上,其中研究最多的是兰州方言“给”字句,以往对“给”字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给”字的特殊用法

刘公望(1986)讨论了兰州方言中“给”字的特殊用法“给给”。兰州方言的“给”

字可以从用法上分为三个: N_1 +给₁+ N_2 +给₂+给₃。文章重点讨论“给₃”的用法,认为“给₃”由“给₂”演变而来,将其看作时体助词。这种处理思路实际上是认为“给₃”是具有动词性的时体助词,但根据我们的调查,“给₃”所具有的特点并不能在汉语中得到解答,因为有可能受到了藏语的影响,因此关于这一点,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2.“给”字句中“给”的语义功能

王森、王毅(2003)详细列举了以兰州方言为代表的甘、宁、青、新方言“V+给”句中“给”所具有的9个义类的18种格式。文章论证了“给”的功用的发展过程,认为其功能由复指变为表示介引的形式标记再泛化为相关补语,最后由于具有排斥其他后置成分的作用又导致了某些句型的消长,“把”字句的大量使用与之不无关系,但文中对此结论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展开论证。实际上“把”字句的大量使用和“给”的功能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是直接的,还是有其他影响因素也需要进一步考证。文中对动词后“给”的复指功能的论述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是兰州方言动词后“给”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但是该文认为动词后“给”在给予句中可以看作动词,“V给”构成连动关系。这种处理似有不妥,对于兰州方言动词后“给”的定性还需要更进一步探讨。该文同时指出:“‘给₃’的种种用法都是在句子的动态中呈现的……离开句子,它还是动词‘给’,其他用法,荡然无存。”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因此在本书写作中,这个问题将作为一个专题来讨论。

3.“V给”的整体性质

贾莹(2013)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作为整体的“V给₃”结构的性质,认为兰州方言里的“V给₃”结构是由句法运作产生的结果上的词,整体遵循“词汇完整性”原则,不可拆分,也不能插入其他成分。“V给₃”体现“词汇词”的特征,但生成方式和固化过程却可看作“句法词”。由于“V”和“给₃”经常一起出现,逐渐融合成整体,是通过句法上的附加运作构成的“句法词”。该文尝试给整体的“V给₃”在共时的平面定性,但是这个结构的形成与句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该文并未讨论。

4.“给”字句的整体讨论

李炜(1987)对比兰州方言和普通话给予句,描述兰州方言的“给”能够出现的环境为:一般不用于双宾语句,但可用于非给予句。文章指出,兰州方言与普通话的“给₁”不相等,二者在形式意义上都存在差异,兰州方言所有的“给₁”都包含一个共同的语法意义:引进与动作、行为有关的对象。兰州方言里可以三个“给”字共现,而普通话里没有“给给”的说法,兰州方言里给₂和给₃是分离的,且“给₃”总是要和它前面的动词一起出现,组成“V给”的形式,并讨论了“给₃”的词性问题。同时该文还关注了与“给₃”相联系的“ N_3 ”问题,认为 N_3 的确指形式(在“V给”右端)和专指形式(在“V给”的左端)是构成给予句的条件之一。该文在理论上的贡献大于对

语言事实的描述,作者认为给予义是一个整体意义,没有必要也不应当把本来作为整体意义的给予义理解为仅仅由某一个动词所承担的意义。当然,整体中的局部(句子格式中的各要素)在对表达整体意义所起的作用上还是有上下之分,主次之分的。这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构式”概念,在当时的语法描写类文章中有很高的理论高度。

总体来说,以往对于兰州方言“给”字句的研究虽然比较多,但学者们一直没有对动词之后“给”的词性给出统一的结论。同时,“给”字在兰州方言中种种表现的来源也鲜被探讨,动词之后的“给”还要进一步分类,不能一概而论,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去探讨研究。

(三)综合研究

兰州方言语法研究比较薄弱,起步也比较晚。1958年,兰州大学和甘肃师范大学组织人员对甘肃方言做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根据这次调查的成果,兰大中文系语言研究小组(1963)编写了《兰州方言》,该文的概要《兰州方言概说》由黄伯荣等(1960)撰写先期发表。这两篇文章都对兰州方言概貌的初次描述做出了贡献。

《兰州方言概说》共分四部分,比较全面系统地描写了兰州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前言部分就提到兰州方言受外地方言的影响正处在急速的发展变化之中;语音部分在系统描写之外还分别将兰州方言音与北京方言音、中古音做了比较;关于语法部分的发掘描写更是第一次揭示了兰州方言的一些语法特点。由于该文采用列举式的描写,因此并没有系统区分词法和句法,也没有深入分析,只是选取其中较为明显的十五个特征做了概况式的描写,但对大部分特征的描写都是第一次展示了兰州方言的面貌。其中对于兰州方言的“把”字句和“给”字句做了详细的归类。列举了兰州方言“把”字句不同于普通话的特殊用法,虽然分类的标准主要依据意义而非功能,但这些内容都是对兰州方言“把”字句和“给”字句的第一次细致归类描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兰大中文系语言研究小组编写的《兰州方言》,全文包括前言、兰州方言语音、同音字表、兰州方言音与北京方言音比较、兰州方言音与中古音比较、兰州方言语法、兰州方言词汇、例句、故事等九个部分。语法部分发掘描写了兰州方言词类,而句法部分只涉及宾语位置、疑问句格式的特殊现象,可以看出语法部分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词法,而针对句法的部分,仅用一页半的篇幅描述了两个特殊的语法现象,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法描写,这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空间。该文较为全面地开发了兰州方言资源,得到了一些成果,启发后来学者更进一步思考。

20世纪末,中共兰州市委及兰州市人民政府编修《兰州市志》,凡六十四卷,其中方言志由赵浚、张文轩编撰。《兰州市志·方言志》系统全面地描写分析了兰州方言的语音、词汇面貌,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但语法部分仍旧是以较少的

篇幅做了列举式的描写。张淑敏(1998)和雒鹏(2007)也先后大致梳理了兰州方言的语法特点。张文轩、莫超(2008)主编的《兰州方言词典》中也有关于语法部分的介绍,不过所占篇幅很小。以上各种概述性文章都是以列举的方式呈现特殊的几点,并未展开深入调查和描写。

作为一个大方言区的重要代表点,兰州方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相比于其他重要方言点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在语法研究方面,更是显得薄弱。以作为吴语代表点之一的苏州话为例,根据我们2014年12月在中国知网论文库上查阅到的研究苏州话的论文,可以看到:1926年至今,研究苏州话语音的文章至少在50篇以上,研究苏州话词汇的文章至少有21篇,研究苏州方言语法的文章有34篇以上,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观察语言接触、语言变异以及对语言生活做调查报告的文章有18篇以上,而这其中还不包括将苏州方言作为资料提及的论文。根据2014年12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网站查询的结果^①,目前研究苏州话的专著中,讨论语音的四部,讨论词汇的一部,专门讨论苏州方言语法的有两部,全面介绍包括语法在内的苏州方言面貌的五部,还有讨论苏州方言百年变化的论著两部。此外还有探讨苏州方言儿童语言,学说苏州话的教材等共三部。可见,苏州方言研究在论著的数量上远多于兰州方言,兰州方言的研究成果还很有限,特别是在语法方面,基本上是零星的小专题研究,尚未有系统反映兰州方言语法面貌的专题研究,这为本书的写作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四)其他零星的描写和解释

除了专门研究兰州方言,以及包含兰州方言在内的甘肃方言的论著外,兰州方言还作为语料出现在一些其他论著中,这里只列举以语法为研究对象的文章。

刘凯(1982)认为在民和、循化、同仁等地流行的“花儿”,其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甘肃兰州、临夏方言的影响。其中对“把”“们”“着”的描述符合兰州方言的相关特点。一些学者也深入探讨了北方个别方言中(包括兰州方言)表物名词复数的构形成分“们”的来源,如陈治文(1988)、孙锡信(1990)。徐丹(1995)提到在甘肃兰州方言中,“着”承担了两个功能,持续貌助词及地点介词,“着/的”有混用的现象。王景荣(2002)也将兰州方言的“把”字句作为材料之一。张安生(2003)探讨了西北方言“X吗Y”句式的来历,认为该句式可以从近代白话中找到其来源,而这一选择问句中的“吗”是兼有传信功能和关联性的语气词,其中也举到了兰州方言的例子。邢向东(2004)讨论方言中祈使语气词“着”的形成,认为“着”大多伴随着持续意义,“是唐宋以来‘着’表祈使用法单一化的结果,它在方言中的保留与西北官话和晋语等方言的陈述句中‘VO着’的语序有极大关系”,其中就提到兰州方言“着”的相关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门户网站,网址 www.nlc.gov.cn/f, 2014年6月。